

魔鼓小游俠



魔鼓小游侠

(下)

古龙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真假迷糊	(377)
第二十七章	回乡道上	(394)
第二十八章	果然是他	(410)
第二十九章	重临胡堡	(432)
第三十章	赶鸭上架	(449)
第三十一章	守机待旦	(465)
第三十二章	此心戚戚	(478)
第三十三章	请君入瓮	(489)
第三十四章	各逞心机	(501)
第三十五章	水尽山穷	(517)
第三十六章	原形毕现	(533)
第三十七章	案中有案	(545)
第三十八章	烽火姻缘	(554)

第二十六章 真假迷糊

陈老太太刚才和那人一接掌之下，口中虽是不服，心中却有了三分怯意，如真让他和那人拼斗，怕不早疲惫不堪了。

他因对任天游关怀过甚，以己之能度人之能，她全没有多想一想，任天游既能胜过那人，那会如此不中用。

陈老太太把任天游送回书房，便催他马上动功调息，任天游摇头苦笑道：“干妈，你放心，我一点也不累。”

陈老太太固执的道：“孩子，你自己也许觉得不累，但你如果不知保养，可能就会影响你功力方面的精进的。”

“妈！我看游弟真要被你宠坏了！”

鹤岭威龙陈式玉也跟进来了。

笑道：“妈，你想想，一个‘六合神功’练到了第九阶段的人，还会知道累了么！”

陈老太太一怔，道：“真的么？天游，你已把‘六合神功’练到最高阶段？”

任天游点头一笑道：“孩儿运气好，莫名其妙的就练成了。”

陈老太太呵呵大笑道：“为什么连老身也瞒着不说。”

任天游道：“孩儿那好意思自吹自擂。”

陈老太太忽然面色一沉，道：“那你刚才为什么任由那人轻轻松松的走了？当时我还以为你内力不继，不敢真的再和他拼斗哩。”

任天游一叹道：“孩儿实在狠不起心来。”

陈老太太道：“你连这点心都狠不起来，还能做什么大事？”

鹤岭威龙陈式玉道：“妈不知道，如不杀死他们，只怕莫想看到他们真面目。”

陈老太太横了鹤岭威龙陈式玉一眼：“哼！”了一声道：“我不知道，你倒比我知道得多是不是，我就不相信邪魔外道的人，能不贪生怕死。”

鹤岭威龙陈式玉道：“有许多事情，原是违反常理的人，说来妈你老人家也许不相信，但孩儿与游弟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譬如上次我们在怀玉山遇见的黄山三侠，就因被人擒获，结果，自尽至死，这十三人行径与黄山三侠相似，所以游弟不愿对他们相逼过甚。”

陈老太太双眉一皱道任天游：“此事你们以前好像没有告诉我……”

说声一顿，似是触动了甚么灵感，长眉一阵耸动，若有所悟的大叫一声，道：“好呀！我还以为你们非常可靠呢，谁知你们专在外面惹事生非，真气死老身了。”

鹤岭威龙陈式玉事母至孝，一见陈老太太真的发了脾气，只吓得变颜变色，惶急的道：“妈，妈，你老人家别生气，我们在外面实在没有做一点坏事。”

陈老太太气鼓鼓的道：“谁相信你的话。”

说话之际，目光已转到任天游身上，意思似是要他说话。

任天游心念如电，觉得自己的事，原不该再瞒陈老太太，万一她异想天开，生出别的事端，反为不美，他当机立断，含笑道：“干妈，你老人家该相信我们才是……”

话声顿了一顿，接着叹了一口气，道：“孩儿有些话，本想早告诉你老人家的，今天正好，孩儿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你老人家

直说了吧！”

接着，又向鹤岭威龙陈式玉道：“二哥，请你替我们守墓一下，好不好。”

鹤岭威龙陈式玉临走出房外时，又特别向陈老太太请求道：“妈，你等会听了游弟的话，可不能大嚷大叫，惊动了别人啊。”

陈老太太见他们神神秘秘，也意会到任天游要说的话，一定关系重大，双眉一蹙，叹了口气，道：“我娘知道了。”

鹤岭威龙陈式玉出房之后，任天游清了清喉咙，遂把自己的处境，向陈老太太说了一个大概。

陈老太太听完任天游的叙述后，不觉老泪纵横，搂住任天游，声音也哑了，道：“孩子你，这样可怜，为什么不早向干妈说，真苦了你了。”

任天游于是乘机言道：“干妈，孩儿有许多事情需你老人家帮忙，但望……”

陈老太太点头不迭，截口道：“孩子你说，你要干妈怎样办，干妈就怎样办，你就是叫我今后见了什么人都低声下气，干妈也一定替你忍气做到。”

陈老太太乃是性烈如火之人，不管她将来是否能如所言，压住气性，凭他今天这句话，也就叫任天游感激不尽了。

任天游喟然道：“孩儿多谢你老人家了。”

陈老太太抚着任天游的肩头，道：“你说，现在要干妈采取什么态度？”

任天游道：“就现在的表形看，那暗怀阴谋之人，似是要逼迫孩儿，自绝于正道武林，然后利用孩儿遂行他的阴谋……”

一语未了，陈老太太一笑道：“这个你放心，干妈还有几条路，我可以替你去请几个人出来，有他们替你说话，天大的误会也解得开。”

任天游苦笑道：“干妈，您会错孩儿的意思了。”

陈老太太一怔，道：“你是什么意思，真把我弄糊涂了。”

任天游道：“孩儿还要找那暗怀阴谋之人哩，你老人家这样一来，岂不前功尽弃了？”

陈老太太霜眉一轩，道：“你是要将计就计引那暗怀阴谋之人出面？”

任天游点头道：“孩儿正是此意。”陈老太太摇头道：“老身不赞成这个办法。”

任天游一震，道：“这办法有什么不好？”

陈老太太道：“万一那暗怀阴谋之人不出来，结果身败名裂的是你，你犯得着么？”

千言万语，总归一句，她是一切都为任天游着想。

任天游犹豫了一下道：“我想到必要时候，请家师出面说几句话，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陈老太太微微一楞道：“你师父是谁？当你名声臭到底以后，那怕你师父是天王老子，也难为力了。”

任天游笑笑道：“你老人家知不知道二先生……”

陈老太太一跳道：“什么？你说你师父是二先生？”

任天游点头道：“正是他老人家。”

陈老太太惊诧地道：“真是他老人家？”似乎还有点不相信。

任天游肯定的道：“当然是他老人家。”陈老太太长吁一声，道：“你师傅要是他老人家，你纵使闹翻了天也没关系。”

任天游笑道：“孩儿要是那样的人，家师也就不会要我了。”

陈老太太神情一松，笑道：“你要不学好，你师父纵是二先生，老身也不耻你的为人。”

接着面色一正，道：“但你可不能真的做坏事啊！”

任天游肃容道：“孩儿不敢，你老人家放心。”

陈老太太点头道：“这样就好，你说，要干妈怎样配合你。”

任天游沉吟了下，道：“以后孩儿做了什么你老人家看不过去的事，只要你老人家海涵一二就行了。”

陈老太太双目一皱，任天游正静静的等待她首肯之际，忽听鹧岭威龙陈式玉传来话声道：“游弟，胡伯伯找你来了，”话声中，鹧岭威龙陈式玉已陪着拐绝胡坤元走了进来。

陈老太太迎着问道：“有什么事？”

拐绝胡坤元道：“外面来了一位姓郑的的老叟，要见任少侠……”

陈老太太不待他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道：“不见，不见，你就说任天游受了伤，不能见客。”

拐绝胡坤元一震，道：“任小侠，你真受了暗伤？”

任天游心中一动道：“快请！快请！他一定是青莲隐士了！”话声中，人已奔出书房。

任天游三步两步赶到门口，抬头望去，可不正是他的忘年之交青莲隐士。

青莲隐士这次带来的人可不少，除了金头叟黄得发与银头叟白发之外，另有一十二个任天游不认识的半百老人，和八个精壮的彪形大汉，抬着四件大行李，站在他身后。

任天游朗朗一笑，人已到了青莲隐士身前，一礼到地，相迎道：“老前辈真想煞晚辈了，请，请！老前辈请！”

青莲隐士见了任天游也是喜形于色，双手搭在任天游肩头上，一面打量，一面呵呵大笑道：“老夫真高兴，你比离开勾漏山时，身体精壮得多了。”这时，陈老太太和授任会一千首要差不多都围到任天游后面来了。

青莲隐士与任天游事寒暄后，不待任天游替他介绍，便抱拳向大家一礼，道：“老朽对各位心仪已久，今日得见，幸何如之，

哈！哈！哈哈！”

陈老太太身为援任会的主脑，又是任天游的干妈，万福一礼，笑道：“老先生，我们没料到你要来，未曾远迎，真是失礼得很，快请进，有话慢慢再说。”

青莲隐士带来的人不少，援任会够资格与青莲隐士引见的的人也不少，于是，请青莲隐士一行进入一所宽敞的大厅落座。

经过一番互相引见的礼貌，青莲隐士吩咐那八个抬行李的汉子，把那四大件行李当众打了开来。

原来那四件行李之内包的都是送援任会的礼物，看上去，都是黄不黄，黑不黑的小背心。

青莲隐士吩咐一人，递给他一件小背心，他接在手中笑哈哈的向陈老太太道：“勾漏山有一种铁骨猿慢猴，皮坚骨硬，不畏刀剑，老朽谋得一些，制成护心小甲请老夫人送贵会各位朋友，略表老朽对各位朋友一分敬意。”

这份礼物，真是太重了，只吓得陈老太太摇手不迭道：“老先生，这份礼我们不敢领受……”

青莲隐士哈哈一笑道：“老夫人，你们出钱出力，还不都是为的任小侠，除非你们认为老朽不足为伍，那么老朽也就不勉强老夫人了。”

这话说出来，简直叫谁也无法推辞，陈老太太原就是朗爽的性格，便不再假客气，笑着谢了青莲隐士。

这时，金杏枝也从内宅得信，赶了出来，她见了青莲隐士忍不住万般委屈暗中而来，一声：“外公……”人已扑到青莲隐士怀中呜咽的哭了起来。

任天游也觉得鼻头一酸，非常替她难过。

青莲隐士带说带笑的止住了金杏枝的哭泣，忽然从座中缓缓站起来，向陈老太太笑道：“老夫人现在有空没有，老夫想请你

与任天游去见一个人。”

陈老太太点头道：“老婆子是大闲人一个，随时可以奉陪，不过我们替老先生接风宴马上就要排好了，请老先生接受过我们的敬意再去好不好？”

青莲隐士摇头含笑着向陈老太太耳说了几句话，只见陈老太太马上改变态度，连声诺诺道：“好！好！我们马上就走！”

她又吩咐拳霸杨纯武，请他好好奉陪其他的人。

她便带了任天游与陈式玉随着青莲隐士及金杏枝，匆匆的去了。

青莲隐士留下金头叟等人，亲自领着任天游等一行四人，离开胡家堡之后，一口气奔出十余里路，到了一处山弯所在，转过山弯，靠近山腰有十几户猎户人家。

青莲隐士带她们直向一座石屋走去，他们刚走近那石屋门首，门内迎出一位青衣女子，向青莲隐士一礼，道：“老爷子这时才来，夫人念着你们好久了。”

青莲隐士微微一叹道：“夫人现在怎样了？”

那青衣女子欠身道：“她刚才吃过药，闭上了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养神？”

青莲隐士道：“我们在外面等一等，你先去看一看，她如是闭目养神，就说我们来了。”

那女子应声退回石屋之内而去。

石屋之内，想必是住了一位病人，青莲隐士顾虑周到，怕惊扰了病人，所以，未马上进入石屋内。

任天游暗忖道：“青莲隐士对这病人如此关注，想必一定是位重要人物了，但不知是谁？……”

正当任天游猜忖之际，忽听青莲隐士的话声在他耳边响起道：“天游，老夫有一句话要先关照你。”

任天游杂念一收，道：“老前辈有什么吩咐？”

青莲隐士皱皱眉头道：“等会你进屋之后，不论见了什么事情，一定要镇静以对，不可过于激动。”

任天游一怔，道：“里面之人是谁？”

青莲隐士神秘的一摇头道：“等会你自然知道，何必老夫多费唇舌。”

任天游苦笑道：“老前辈你又何苦哩？”

那年青女子正好此时走了出来，打断了任天游的话，道：“夫人听说任少侠来了。精神大振，请任小侠快进去相见！”

任天游心中疑念重重，不待青莲隐士开口，他已接口道：“请姑娘带路，小生这就进去了。”

那年青女子侧着身子，引任天游进入石屋之内，青莲隐士等人也随着任天游身后而入。

那间石屋进门是一间小客厅，另外只有两间卧室，房子很小，但收拾得非常清爽雅致。

那年青女子挑起右厢房门帘，欠身道：“公子请进！”

任天游举步踏入房内，先是闻到一股药香，继则看见锦榻上半倚半卧着一位半老妇人。

任天游一见那妇人，不由全身皆颤，口中叫了一声：“妈……。”一个虎扑向那妇人扑了去。

一条坚强有力的手臂，忽然伸过来，挡住了他猛之势，喝道：“老夫刚才怎样说的，你不怕因此激动令堂情绪么？”

任天游狠狠的咬一下嘴唇，慢慢向床走去，轻轻的叫了一声：“妈……。”声音一哽，便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

任老夫人忽然用左手支床，半坐了起来，任天游趁前伸手扶住她道：“妈，你还是躺着的好。”

任老夫人颓然倒回床上，气喘吁吁的倚着床边，声音微微的

道：“你坐在这里，我有话和你说。”

任天游半倚半坐的扶着床边坐了下去，俯身就着任老夫人面前，道：“妈，你病了有多久了。”

任老夫人呼吸急促的道：“有……有……三个多月了……。”

任天游还以为任老夫人是途中生病的，一听三个多月，那显然是带病而来的，双眉不由一皱，回头向青莲隐士望去。他当然不致责备青莲隐士何以不知轻重，让他母亲病上加劳，但不无怨惑之处。

青莲隐士早已看出他心中之意，不待他开口相问，自动便说道：“令堂很想念你，而听说你又行踪无定，所以她不愿留在勾漏山等你回去，同时，她……。”下面的话，似是有着不便出口之处，只道了一个“她”字，就用一声苦笑代替了未尽的言词。

任老夫人身体虚弱，神智却是清醒得很，听了青莲隐士的话，叹声接道：“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知道我这病是好不了，我想回莲花去。”

任天游凄然道：“是，妈，孩儿这就奉侍你老人家回莲花去。”

任老夫人一连说了几句话，似已很累，缓缓又闭上了双目，半天没有再开口。

青莲隐士拉了任天游一下，附耳轻声道：“令堂身子虚弱，让她休息一下，我们先到外面去，老夫有话和你说。”

任天游内心实在不愿离开乃母身边，又怕打扰乃母，方摇了摇头，任老夫人忽又睁开双目，道：“我现在没有精神和你说话，你有什么话要问，问郑老爷子好了。”挥了一下手又闭上了眼睛。

任天游轻手轻脚的随青莲隐士退出卧室，他们怕说话声音打扰任老夫人，甚至也不在外面小客厅落座，索性走出屋外，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命那年青女子搬来一条板凳，大家就暂时坐在外任。

这时，任天游心忧乃母病情，一个神清气朗的人，片刻之间，竟变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青莲隐士拍了任天游一下肩头，安慰他道：“天游，关于令堂的病，你不要过份烦心，其实病情并不太严重，只要调理得法，绝无危险。”

任天游忽然精神一振，星目陡睁道：“真的吗？”

青莲隐士笑道：“当然是真的，说穿了，还不是因思念你过甚而起，现在你们母子既已团圆，老夫保证不出三天，她的病况就有极大的转变。”

任天游吁了一口长气，道：“这样晚辈就放心了。”

接着，他又向陈老太太与鹤岭威龙陈式玉母子歉然道：“干妈！大哥，真对不起，我刚才一时心乱，竟没有替两位与家母介绍。”

陈老太太霜眉一蹙道：“这时不要说这些话了，你还是把心思用在令堂身上吧。”

青莲隐士道：“令堂的意思，是想回到莲花去养病，可是，你目前能不能够离开，恐怕很成问题呢。”

任天游心中担心乃母，恨不得即时侍母回莲花，以尽人子之职，可是，他自己惹来的一身麻烦，又说不出不管的话，只好望着陈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陈老太太眼睛里可只有任天游，只要对任天游有利的事她绝不会唱反调，任天游当前的处境，她自是了如指掌，当下一拍胸脯：“天游，你陪你娘安心养病去，一切事情有我老婆子替你承担。”

任天游大喜过望，向陈老太太一揖，谢道：“多谢你老人家了……”

忽然他又想起“六合真诠”讲习会的事，奉母回乡养病固然

重要,但他答应了的事,绝不能就此抖手了之,把成千成万的江湖朋友弃之不理,因此不免一阵为难,顿了一顿,道:“至于讲习会的事……”

青莲隐士接口道:“什么讲习会,很重要么?”

陈老太太替任天游解释道:“天游分送‘六全真诠’的事,半路上多出了毛病,因此许多江湖朋友不敢要‘六全真诠’而都遭了杀身之祸,对将来的研习,又可兼收事半功倍之利,所以授任会顺应大家的愿望,成立了‘六合真诠’讲习会,由任天游担任主讲,这讲习会倒真少他不得,若要立信,总得对大家有个交待呀。”

青莲隐士一笑道:“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没关系,由老夫替天游代劳好了。”

接着,微微一笑,补充解释道:“天游在勾漏山时,老夫有幸先睹‘六全真诠’,又与天游研究了些时日,大约还勉强可以应付。”

陈老太太喜道:“这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天游你只管侍奉令堂养病去,一切有郑爷子和我哩。”

任天游肩上千斤重担一卸,对两位老人自是千感万谢。

青莲隐士含笑道:“关于授任会的事,我们现在谈到这里便止,对于你老母回到莲花之后的事,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任天游怔了一怔,道:“在莲花晚辈还有不少亲戚朋友,生活方面,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青莲隐士双眉一皱道:“老朽不是说生活问题,放着我们这些朋友,难道还能叫你在生活方面张罗不成,我说的是你一旦回到莲花之后,人单势孤,如何应付来找你麻烦的人?”

这实在是一个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问题,他自己尽管不怕,如果伤害到了老夫人,可将是抱恨终生之事。

任天游一时竟没有顾虑到这一点，不免讪讪的道：“郑老前辈所虑甚是，老前辈有何高见，尚请一并见示。”

青莲隐士一笑，回顾陈老太太道：“老夫人，依你之呢？”

陈老太太皱了一皱眉头，沉思有顷道：“派人去保护他们，未免太过招摇，反而引人注意，同时，奉母养病，他非衣锦回乡可比，其所需要的环境，首在清静恬淡，老婆子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隐秘行踪……”

陈老太太高论未了，青莲隐士已是哈哈大笑道：“老夫人所见正是老夫想要说的话，天游，你认为这个办法如何？”

任天游连连点头道：“好！好！好！就这样办。”

青莲隐士道：“你们在莲花名声太大，所以也不能利用故居作为隐居之地，你心目中有别的地方？”

任天游摇头道：“这个晚辈一时还没有主意。”

陈老太太道：“式玉在莲花一带熟得很，由他替你们安排好了。”

任天游：“大哥理应留在干妈身边，怎好劳动他。”

陈老太太笑道：“你们两个在一起，只要不出麻烦，就是谢我了。”

忽然，她又想起一件事，转向青莲隐士道：“郑老爷子，天游他母亲的病，一向是那位大夫调理？”

青莲隐士道：“老夫人听说过叶天赐之名没有？”

陈老太太一震，道：“你说可是乾坤手叶天赐叶神医！”

青莲隐士点头道：“不错，就是他。”

陈老太太道：“此老早已不知下落了，想不到老爷子竟能请得到他，任夫人的病，那是万无一失了，但不知他来了没有？”

青莲隐士道：“要非叶老弟答应途中照料老人家，老夫人的胆子也不敢送任夫人来找天游。”

陈老太太道：“最好能请叶神医再照顾任老夫人一段时日，不瞒老爷子说，莲花地方实在没有高明的大夫。”

青莲隐士双眉微微一蹙，话还没有说出口，任天游已是一揖到地道：“千万恳请老前辈情商叶神医再照顾家母一些时候，晚辈感激不尽。”

任老夫人仍叫任天游坐在她床边，问道：“我想回莲花的意思，郑老爷子向你说明了没有？”

任天游点头道：“说过了。”

任老夫人道：“你有困难没有？”

任天游道：“孩儿原就没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

他怕老母替他耽心，自是不敢将自己的事稍露口风。

任天游转头望了青莲隐士一眼，青莲隐士接口道：“今天时间已晚，夫人明天起程如何？”

任老夫人点了点头，又问任天游道：“就你一个人陪我回家么？”

任天游道：“我们请了神医同行，还有陈大哥也陪我们一同去。”

任老夫人双眉一皱道任天游：“就是你们三个男人么？”

任天游已听出母亲语气不对，但一时竟没有会过意来，点头道：“是，就是我们三人。”

任老夫人望着任天游一叹，道：“孩子，你还是不懂事，娘路上没有女人搀扶，方便吗？”

任天游一看，他还真没有想到这一点，一时竟答不上话来。

任老夫人要金杏枝挨到床边，又拍着床沿，要她坐下，然后拉着她的玉手，轻轻的道：“你喜不喜欢你游哥哥？”

金杏枝倏的双颊绯红，把头垂得不能再低，嘴唇动了一下，却没听到她说的是什

任老夫人接着又问道：“你陪我到莲花去好不好？”

任天游一听要金杏枝同到莲花去，心中大吃一惊，不自觉的脱口叫了一声：“妈……”

任天游夫人抬眼一瞪任天游笑道：“我要听她亲口回答我。”

任天游原是不赞成要金杏枝一同回莲花去，那知话没说出口，就被乃母会错了意，而经此一扰，他心中也多了一层顾虑，心想，这时如是反对金杏枝同行，岂不惹老母生气，万一因此影响了老母病体，那我应万死莫贷。

此念一生，他那敢再开口，也低下了头。

鹤岭威龙陈式玉双眉锁成了一条直线，却是帮不上任天游的忙，暗叹不已。

金杏枝悄悄举目向任天游望去，更不敢开口了。

青莲隐士哈哈一笑道：“难得夫人喜欢杏儿，杏儿一切就托付夫人了。”

任天游听得暗中只叫苦，而莫可奈何。

只听青莲隐士的话声，又在空中飘起道：“孩子，还不快快叫妈！”

金杏枝羞涩的轻轻叫了一声“妈！”

这一声“妈”，固然叫得任老夫人一喜，但也听得任天游一惨，脸色变得好苍白。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有人冷冷的道：“谁不听老夫的吩咐，多惹夫人伤神。”

青莲隐士接口应道：“叶贤弟，是小兄我！”

门帘起落间，走进一位矮矮胖胖的老人，不用说，他就是天下第一神医乾坤手叶天赐了。

乾坤手叶天赐一见房中站满了人，一脸不愉之色，道：“各位还站在这里做什么，难道真要把任夫人累死么？”